

我能夠做什麼

釋定賢

福嚴佛學院第九屆

適逢印公導師百歲嵩壽，很慚愧的被編輯學長邀稿，難以推辭之下唯有濫竽充數，寫一些有關個人對佛教內外的粗淺看法和感受。

導師常說：「因緣不可思議」，自己對這句話有深刻的體會…。某年在飛機上有緣坐在一位慈悲的老法師身旁，請益佛法之餘，也不知天高地厚的向老法師表達一己對佛教的淺見和微言。若干年後，這位老法師竟成為自己出家的剃度恩師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和際遇，自己出家的其中一個主因，是我崇敬佛菩薩的偉大慈悲救世精神和智慧，同時深信佛法是能令眾生究竟離苦得樂的真理。但是從自己對佛教有限的認識中，發覺佛法的理想和實踐之間，與現實生活存在著頗大的差距。未出家時，當有機會和法師討論有關佛教的問題時，總有被置諸門外的感覺，所以出家的另一個動機，是想近距離看清楚問題、了解出家修行和自度度人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，並且想知道我能夠為佛教、為苦惱的眾生和自己做些什麼？

毋庸置疑，佛教有益於世道人心，這已被文明社會所肯定和接受；但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裡，佛教出現了不少逆流。我所見聞的大概是（漢傳）佛教界存在已久的老問題，只是在不同時空下外相略有差異。最為人知的教內問題是門戶之見，如果是由於修學不同法門或教理或宗風的使然，那是無可厚非，可惜牽涉以個人或團體利益為主的卻非罕見；各自（寺）為政、同源相輕、子孫廟、傳法卷但心法欠奉、資源運用因缺乏統籌管理而重疊浪費或失卻時效的現象，不是導致佛教像一盤散沙，為外人所輕慢的因由嗎？所以太虛大師「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」和印公導師「不立門戶之見」的胸懷，為整體佛教而自行化他的風範，實令後學所欽佩和省思。

「佛法弘揚本在僧」，出家人辭親割愛，捨棄世俗的欲樂享受，為的是

要專心致志修學戒、定、慧——自度度人的佛法真理，以在日後能夠弘法利生，使出家眾成為佛教的領導核心。為了讓佛法久住，利益廣大有情眾生，出家眾必須具備正知正見和應有的僧格，此有賴於完善的僧伽教育，佛學院便擔當著重要的角色，而師資和課程的安排應是佛學院首要解決的事項。在現今資訊爆發的時代，國際交往頻繁，弘法利生的方法亦趨向多元化，怎樣令僧眾學習傳統的經律論和禪修的同時，不失吸收現代的資訊和管理方法，以之準確觀察、衡量外在環境，使佛法的理論與實際生活需要相互配合，令世人獲得適切的真實利益，此善巧方便的應機設教，是推行「人間佛教」的重要一環。可是高僧大德們亦常勸勉告誡：若僧眾對佛法的根本教理沒有全面的認識，對戒定慧三無漏學有所偏廢，解行不能並重、沒有正知見或信願不夠深切，便很容易隨波逐流，或被名聞利養和俗世的各種誘惑所侵蝕。所以僧眾必須培養少欲知足、悲智雙運和解行並重的僧格，此乃自度度人的關鍵；否則自度不了，更遑論度人，卻反招退墮和誤導群生的過失，只徒增譏嫌與惡業而已。

佛教亦稱為慈悲之門，可是一般僧眾面對本身的老、病問題時，卻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慈悲照顧。一些真實的個案顯示，尤其是長期患病的普通出家眾，很難獲得常住或同儕的照料；當衰老病弱，無力為常住服務的時候，甚至會被迫遷單，或無奈地自動離開常住，另覓棲身之所。他們有些回頭投靠俗家的親人照料，有些獨住「茅篷」，有些入住政府、私人或其他慈善機構開設的安老院，有些則…，漸漸默然地淡出這世態炎涼的世間。雖然說因緣業報各自承擔，但號稱大乘的漢傳佛教，理應為苦難眾生作不請之友，奈何佛門內的弟子亦難以妥善照顧，那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的理想不能落實而頓成空泛的詞句；這絕對違反釋尊設立互助互勉、清淨和樂僧團的初衷，亦不符合修學菩薩道的行願。僧伽本身的安養和人事問題不能妥善處理，那安心辦道與義無反顧為眾生犧牲奉獻的心行，大概只有發大菩提心和意志堅定的精進菩薩才能實踐。幸而近年有些道場已關注此類問題並作出改善，但僧伽制度和管理方法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。

佛弟子略分為出家、在家二眾，所謂「內弘外護」，出家眾主要的責任

是住持道場和弘揚佛法，而在家眾則在社會各方面，護持和協助佛教的推廣和佛法的弘揚。因此佛教能否順利開展，眾生能否獲得更深廣的佛法利益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出家和在家佛弟子的衷誠合作，尤其是現今出家眾的比例減少，護法居士在社會和佛教所發揮的作用日益顯著，所以出家、在家二眾在互動協調上，應該清楚明白本身的位置和使命。出家眾應護念居士、闡釋佛法義理和領導修行；在家眾則應恭敬三寶、護持佛教的開展和廣集學佛的福德智慧資糧。為著整體的佛教、眾生和自己的修行，出家、在家佛弟子應互相尊重協助，任何一方都不應貢高我慢。在家居士若對三寶起慢心不恭敬，恐怕只會折損自己的福德善緣，造成修學佛法的障礙；因此佛門對在家佛弟子的教育，應與僧伽教育一樣同樣重視。

佛教在對外弘法和社會服務方面，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改進和加強。無量無邊的佛法，其目的是對治在不同時空下，各種根性眾生的煩惱；無論是修習以自了為主的解脫道或利他為先的菩薩道，只要是符合正確的佛法教理原則，皆應尊重肯定，佛弟子之間自讚輕他法門的言行實無必要，那只會損害教內的團結和混淆大眾的知見。要推行太虛大師和印公導師所提倡以人為本的「人間佛教」，佛弟子除了首先要修正和提昇本身的品質外，對社會大眾的關懷是不可或缺的。隱遁式的修學對大乘學佛者而言，是安穩身心的基礎階段而非其目的；學有所成後尚若不願與滾滾紅塵的眾生接觸，了解同情他們的疾苦和所需，繼以相應的佛法幫助他們解開心結，那「不忍眾生苦，不忍聖教衰」的悲願，亦會變成動人的空言。慈悲的定義是「與樂」和「拔苦」，可是環顧其他國際宗教、義務組織和慈善團體，對社會大眾的適切救濟和關懷，在質和量方面與以慈悲為宗的佛教作整體比較，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；以「究竟真理」維護實質濟世工作的不足，似乎再難以成為佛弟子未盡棉力的藉口。令人額手稱慶的是，「人間佛教」已漸為佛教界所認同，佛教所建立的學校、醫院、安老院和慈善中心等日漸增多，佛弟子亦不只局限於大雄寶殿內的誦經禮懺或阿蘭若式的修行；賑災扶貧、環境保護、社區服務、關懷老病殘弱和青少年問題等範疇，已有佛子的芳蹤；這令大乘佛法的實踐復現一線曙光——菩薩從幫助他人脫離困苦中增長自己的道業。

眾生無邊，煩惱無盡，法門無量，佛道無上；身為佛弟子，為人為己，需要修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！太虛和印順兩位大師根據佛陀是在人間成道的事實，勸勉後學佛子遵從佛陀的古道——以八聖道和十善為修行基礎，腳踏實地在人間努力修學實踐，莫好高騖遠、急功近利、故弄玄虛、崇尚空談；須從佛法中培養真實的慈悲、智慧與福德，延續聖教慧命和實際救助苦難中的眾生。我尚未知道能為佛教、眾生和自己做些什麼，但從大師的教誨中認知，我亦應為學菩薩發心的修行者，努力做好出家人的本份，靜待時節因緣。

「…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為報佛恩，伏請世尊為證明，五濁惡世誓先入，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…」，願三寶慈悲護念加持，令弟子在晨曦中曾唸過的《首楞嚴經》叩鐘偈，並非只是梵音空唱。

在此祈願印公導師法體康寧，大師的慈悲和智慧開示，永為後學佛子的指路明燈。